

艺术在上海

名人手记
江苏美术出版社



吴亮 著

名人手记
江苏美术出版社

艺术在上海

吴冠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在上海/吴亮著.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2.1

ISBN 7-5344-1191-2

I. 艺... II. 吴... III. 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921 号

著 文 吴 亮
图片供稿 吴 亮

版式设计 李 黎
版式制作 陈 燕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审读 朱文虎
责任监印 贲 炜

责任编辑 顾华明 张在健
特约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889 × 1230mm 大 32 开 印张 7.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4-1191-2/J · 1188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0 元

2002.6/03

目 录

望远镜	5
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	11
谎言	15
异乡人	18
粗俗之美	21
口味	25
波普和儿童节	28
全球艺术家联合起来	34
观点如此众多	40
新标签	43
画廊里陈列的是什么	47
喜欢艺术不等于购买艺术	49
顶层酒吧的墙	51
等待	56
生活并不因为网络而改变	60
欧亚风情	63
笔墨时代的终结	67
影像苏州河	71
行为艺术是一种强迫症	75
装璜的匮乏	79
顾客	80
肖像	85

来历不明者与底层人民	89
我们都已经到了回忆的年龄	96
没有音乐的城市	99
策划人是到处跑来跑去的掮客	101
谁能看见美丽	103
香肠变不回母猪	105
低等生物最终将胜利	108
农家情结	111
台风之夜	113
遗忘的日子	114
经典不是试金石	115
不适合做大地艺术的地方	116
仓库	118
婴儿诞生	126
不适时的戏剧	130
物质生活	133
偏见	140
平庸的想像力	146
用肋骨做的女人	149
不眠之夜	153
黑桃A和集市上的杂耍	157
冒牌货	161

视觉知识分子·····	164
子非鱼·····	166
熊猫·····	169
环保·····	171
图像和意识形态·····	174
传媒上的画廊·····	177
演出·····	180
粘鼠板·····	186
抽象艺术在上海·····	189
麻将·····	191
谁懂现代艺术?·····	193
古人云·····	198
孤立的形式·····	202
书中之书·····	205
附录·····	214
后记·····	238



望远镜

晚上，我拿着望远镜，透过顶层画廊南边的窗口，朝街对面有灯光的窗户张望，没有什么戏剧发生，就像现在的艺术，你等很久，没什么戏剧发生。我想起好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通过另一架望远镜，我意外地发现，就像电影里常见的一幕，隐隐约约有一对男女在一扇窗户里面起伏蠕动像是做爱。马格里特说：“一个事物的后面有许多多别的事物。”一对男女背后也有许许多多别的男女。当时我联想到生活的无限性，这种感觉，完全因为我是局外人，我自己曾经是类似的男女其中的一个，只要我身陷其中，我就不可能获得这种想象。想象的前提就是你必须不介入，就像我的顶层画廊，未完成时我想象它，因为那时我是局外人。现在当你身陷其中，你就会发现，你和艺术家的那种所谓的情人关系已经结束了，它变成了一种婚姻、一种契约、一种生意、一种经营。

一个不被许多人占有的艺术家不是成功的艺术家，像我开头所说的一样，我在一个窗口向外张望，不管有戏剧还是没有戏剧，想象尚且存在，哪怕生活极度匮乏，你都可以赋予它诗意，就像卡夫卡。当你进入这种刚刚被你想象的那种生活，不幸成为其中的角色，你会发现想象在你面前消失了，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对他人是戏剧，对自己却是在服徒刑。我现在为自己搭了一个牢狱，它就是顶层画廊。它是一个给好多人观瞻的笼子，一个著名的笼子，我自己是这个笼子的主人，我把自己关在里面的时间最长，我几乎每天在笼子里向外张望，我在被自己的观念所奴役。

聚光灯打在我身上的次数已经无法计算，我成为媒体的经常性话题，

顶层画廊差不多成了艺术爱好者参观的旅游地点，我在这里接待过许多人，他们问差不多的问题，我则尽量给他们不一样的回答。我常常想，为什么我想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兴趣，为什么他们的思想都如此相似，为什么他们提不出我想回答的问题。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的提问能力退化了，我像一个录音机，每次播放同样的内容，这是我感到荒诞的另一方面。我喜欢说话，可是一旦我每天说同样的话，那就好比一个男人本以为天天和不同的女人做爱，有一天他突然发觉，这许多女人居然是同一个女人，他的激情就消退了。

我现在不常回我的老家，我不愿面对我家对面那一大片空旷的灰蒙蒙的天空，街对面的房子全都拆除了，它正在被建成一个街心花园。这是一个全然和我的记忆无关的变化，它可能比以前更美，但是这种美假如不是你所需要的，只要它是强制给你的，仍然是一种伤害。就像艺术和我的关系，我很少关注艺术中的美，我只关注艺术如何与我的生活发生关联，直到它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地它就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最后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的词语当中，没有所谓经典的概念，我并不在乎在他人的历史中有过多少大师，有过多少杰作，有过多少轰轰烈烈的思潮，只要我不生活在其中，它就不会深深打动我，就像这些所谓的大师、杰作、思潮，都是当时的一些人在彼时彼地被打动的结果，这才是他们得以诞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我也时常通过阅读去触摸我永远不能到达的历史，就像我拿着望远镜，站在画廊的窗前。

一切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你是一个局外人还是一个当事人。

作为一个画廊的老板，你要面对琐碎的事情，相对于你宏伟的计划，琐碎的事情在数量上不知要多多少，计划常常是远景式的、理想化的、野心勃勃的，而日常事物则正好相反。我常常搁置我的思想，被那些接踵而至的琐



摄影：顾铮

碎分散注意力。我现在非常有体会，当你要进入一个目标时，你要做很多外围的工作；当外围的事物无穷无尽时，你突然发现目标消失了。而生活的严酷性在于本来就没有目标，你的目标就包含在无穷无尽的琐碎中，只要你能承受，你就是英雄。诗意就从非诗意诞生，而非诗意就是对诗意的最好注解。对卡夫卡的领悟需要生活的刺激。我对《城堡》直到今天才算真正有了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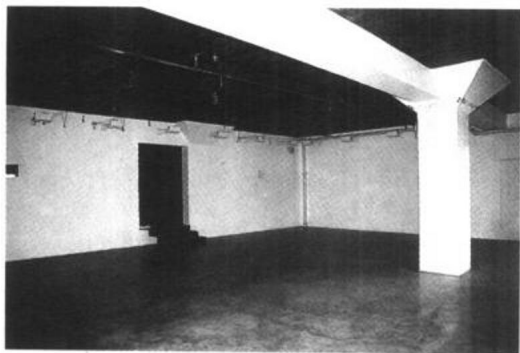
艺术并非卓尔不群，它的不合时宜在过去、在今天都是一样的。我们对以往历史的了解通常建立在阅读之上，而在当下因为距离的消失，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历史中的艺术家和艺术对生活的那种忍让、妥协、调和、无所作为，这是悲剧性的一面。当然我们现在更多看到艺术喜剧性的一面：急于粉墨登场。

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你究竟有多少时间去等待；你究竟有多少诚意去扮演导演的角色；你究竟是一个不合格的推销员，还是一个一意孤行的评论家；究竟有多少人在认真听你的话，而你自己是否也因为从骨子里根本瞧不起这种人，所以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和他们说过话。一个丰饶的时代，也是一个贫瘠的时代；一个信息均分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表达没有差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你原先对艺术的既有原则难道不会受到怀疑？

这个时代有个最大特征就是它使所有的人都能变成同样的人。这个事实对艺术来说是灾难性的，也不妨说是喜剧性的，很像一个假面舞会，只要你受邀参加这个派对，你必定会根据这个请柬所示在何时何地，穿何种的衣服，以什么样的举止、谈吐，和什么样的人谈什么样的话题。艺术给人的不是感动，更不是震撼，它是派对的主题，它是派对的背景。假如有人把这样的艺术买回家去，他买下的就是一个派对的纪念品。

总有一天，我的画廊也要变成这样一个假面舞会吗？画廊是我的舞台，一种新的戏剧在里面开始，它使我重新开始思想，在一个地方想象另外一个地方，这在我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在一个空间想象另外一个空间，在一个时间想象另外一个时间，永远给我带来乐趣和困扰。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打算，使顶层画廊进入历史，成为一个被后人不断提起，不断回想，不断解释，不断歪曲的地方。顶层，它和我的名字同在，其秘密在于它和它的主人一样的不可捉摸，它常常突发奇想，也常常平庸无奇，它有惊人之举，也有流俗之举，它生不逢时地出现在一个并不需要艺术的时刻，它命中注定，它似乎就想说明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是如何生存的，它要见证这些，它试图解释这是为什么，而不知道未来将如何重新谈论这一切。顶层的另外一个不可捉摸的特征是：它根本不知道它最终所推崇的艺术是什么，一个最有见解的画廊在本质上是最没有见解的，因为艺术，尤其是眼



在一个空间
想象另外一个空间、
在一个时间
想象另外一个时间、
永远给我带来
乐趣和困扰。

前这个商业时代的艺术，它的本质就是没有见解，就是一种迷惘。在一个人人渴望表演的时代，见解有什么用呢？在一个人人只关注是哪位明星在出演哈姆雷特的时代，“生存还是毁灭”有什么意义呢？“生存还是毁灭”不过是一个周末派对的请柬上的商标，人们的目的是拿着它去瞻仰明星的风采。

顶层画廊有没有可能制造这种明星风采？我不知道，我很想尝试，一方面我对它看得很透彻，一方面又想试一试，我自己充满矛盾，也许我也迷途了。支持我把这个画廊做下去的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是想象以后这画廊是什么，同时也想象这画廊以后会发生什么，我要见证这一切，它是如此不确定，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想知道的欲望，就像我拿起望远镜，突然从千万个窗口的回望中发现了我自己，他是另外一个我，在将来的某一时刻。

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想起刚刚做过的梦，在梦中我来到一片高楼面前，在恍恍惚惚中，所有的高楼都漆黑一片，惟有暗暗的轮廓。后来我发现有一幢高楼的顶层从窗口透出了灯光，我记得我进入了那幢楼，似乎是要找

到那个房间。但是进入这幢楼房后只有通往地下室的路，这是惟一的一条往下走的楼梯。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走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就醒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象征主义的梦了，这个梦向我预示什么呢？我想起在梦中我究竟要去找谁，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只有两个意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从外面看是顶层的灯光，当你想往上攀登的时候，呈现在你面前的却是一条通往地下室的永无止境的道路。我恍然大悟：这个梦就是我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所谓艺术，所谓理想，就是远远望去在黑夜中的一个高高的灯光，遥不可及，在向你召唤，让你充满向往，它很像半夜迷路者看到的灯塔，它给你的就是一片希望，等到你企图把它作为一个现实的目的地，想要探其究竟，想要闯入这个有灯光的房间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条路不是向上的，而是向下的，我脑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通往天堂的路，也就是通往地狱的路。第二天，我把这个梦讲给了好几位来顶层画廊的朋友听，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他们可能觉得那是我的情绪低落。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善意，但是他们不会明白，我这个梦所包含的意思，却是指向了一个我们人人要面对的有关艺术信仰的问题，它不仅是我对艺术的看法，也是一件象征了所有涉及我们未来目标的最形象的艺术作品。

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

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香菇、花生酱、面条，还有红茶，食不知味已经有好几天了。音乐一直开着，永远是那个男中音。对音乐我已经充耳不闻，我似乎一直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躯体在牢笼里，想象却在天空里飞翔，我想象在云层之上俯瞰这个城市，我找不到我所在的那所房子。但是我知道在某一所房子的顶层有一个人在想象自己在云层之上，他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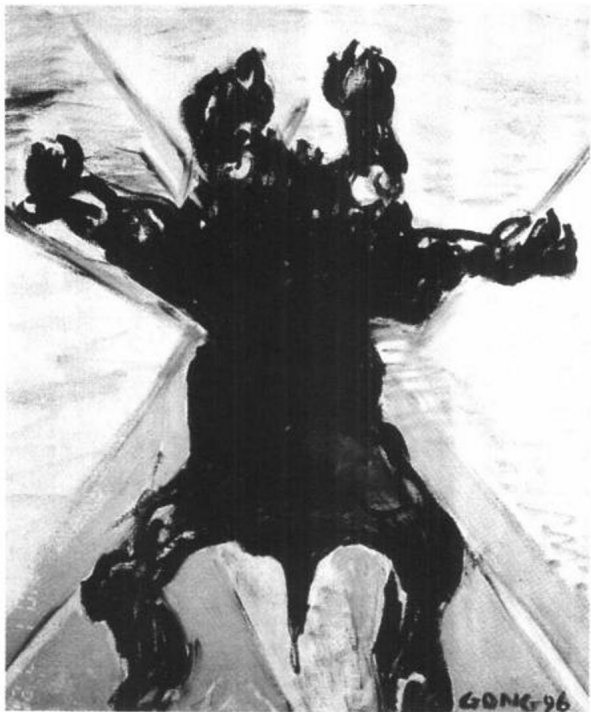
这种幼稚的想象近来一直在发作，它简直是艺术青春期的一种病症。它和我的年龄并不相称，这是一种过度自恋的反应。我怕自己被淹没，实际上被淹没是所有微不足道的个体所要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真实，我也不能幸免。我理解在我周围有那么一些人，聪明的、愚蠢的，自负的、谦卑的，走运的、倒霉的，顺利的、充满挫败感的……所有这些人共有的一种焦虑：希望被别人关注，而实际上那些可能关注他的人与他一样也在渴望被别人关注，结果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值得被关注的。

《旅行者》杂志社的女孩子来找我，又是采访，关于网络，关于网络和大众的关系，关于网络是否改变了我们什么，关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紧紧跟上这个网络时代，关于科技是不是会从一种工具变成一种信仰，关于我们究竟是被新科技所抛弃还是被新科技所奴役。女孩子毫无疑问属于新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新人，她前程远大，未来充满了可能性，她所要思考的是每一天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而我却完全不同，我顽固地把思想遗落在一个逝去的年代，一个已经在空间中消失，却在我的心灵里永存的年代，我的年代不能够以他人的概念来加以命名，我的年代是通过我的经验，通过我的梦想，通过我的

生活筑造出来的，它是一部贮存在记忆胶片里的电影，只要我开动它，放映机就能一次又一次地将它呈现在我的面前；一旦我停止回忆，它们就遁入黑暗之中。我一直想通过我的说和写把一切重新浮现出来，我总有一天会这么做，我会告诉世人，对一个人来说，每天发生的事情它再怎么真实也仍然是不重要的，只有那些打动他的事情，因为一遍又一遍地被念想，才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海边礁石的坚固性。现实和我的关系就像海水和礁石的关系，我一遍遍地被现实冲刷，却不为所动。

我对那个女孩子说，网络正如人们非常形象的描述那样，像一条高速公路，我之所以对网络没有兴趣，不是因为高速公路不好，而是因为我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看不到像样的车。我是一个宁可走路的人，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我有我的时间美学，我的时间美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缓慢。太多的消息，太高的效率，太快的速度对我毫无意义，真正能打动我的是那些持久不变的东西，打动我的是太阳，星宿，每天的时间，循环的四季，以及一种恐惧，这种恐惧的根源就是我意识到时间正在我体内流逝，它意味着衰老的降临。但是生命还在，它还滞留在我的体内，因此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有时也是徒劳地对我体内流逝的时间说你慢点。我还和那个女孩子说了不少背时的观点，那是说给所谓的读者听的，我知道那些读者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渴望。这是许许多多的人在今天的一个共同的倾向：匆匆忙忙地往前赶，左顾右盼，害怕错过路边的东西，却毫不在意一路上被他们拉下的东西。在我看来，那些被拉下的往往是最好的。

在谈话的间隙，我一直走神，视线在画廊墙上悬挂着的龚建庆的《惊惧与欣喜》上滞留，它们就是龚建庆遗留给世界的一堆作品。我以前不是太偏爱龚建庆的作品，在布完展览的那个晚上，我第一次发现我被震撼了，那些画把我包围了，那些怪异的形体似乎要从画面里冲出来，它们像是在嚎叫。我



龚建庆作品
无题 布上油画
1996
46cm × 55cm

不知道我那一刻的感觉是否就是龚建庆生前站在他的作品前的感觉,关于这点我再也没有机会和龚建庆交换彼此的看法了。那个夜晚,画廊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放起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天已经黑了,又来了一位女士,她来自一个杂志社,一个时尚杂志,我忘了杂志的名字,因为这实在不重要。信息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许多破烂的车子,在桥下的人行道上也挤满了形形色色行走中的人。时尚杂志像美丽的肿瘤,遍布我们生活的肌体,它是有毒的,又是愉快的。有一度我有

过一个计划，想做一本时髦的杂志，这本杂志的特性就是把在普通人看来最枯燥乏味的东西伪装成时尚，通过它来扰乱时尚。但是这个计划始终没有机会去完成，我想象过在这本杂志中将充满离奇的、令人头疼的人物，最为尖刻的言词，最粗鲁的形式，最深奥的理论，最富进攻性的撰稿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它成了一本时尚杂志，一本走向自己反面的杂志。

这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士，说话很快，带有浙江口音的国语，不时夹杂着一些嘶嘶声，齿音很重。这样的女士实在太多了，她们兴高采烈地投身于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津津乐道于各种各样流行的、有品位的、有情调的、新的生活方式。她向我推荐一些旅游胜地，我说我对旅游没有兴趣，我说你要把一个好地方毁掉，你就到处对人说这是个好地方。她疑惑地问我为什么，我说当你说一个地方民风纯朴，风光优美，物产丰富，是一个世外桃源，导致的结局就是引来大量人群的涌入，然后那里民风颓败，自然破坏，物产耗竭，迟早而已。

下一步做什么，我心中无数。健君从纽约打来一个越洋电话，和我讨论芭芭拉作品展出和收藏事宜。整个的谈话充满了技术细节，我已经很习惯和朋友进行这种近乎商业谈判的讨论。健君是一个非常明白、非常坦率的人，和他说话可以直截了当，也十分有效率。我很讲效率，不喜欢拖拉、延宕、支支吾吾、羞羞答答、拐弯抹角，那真浪费时间。我宁肯把时间虚掷在别处。